



阿經說約

□ 12
3510
2



門口12
號 3510
卷 2

詩經說約卷之三

邶一之三

邶。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通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於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彛參訂

詩經說約

卷三 國風

邶 鄘

昭和二十五年五月六日
今田村千代氏藏

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太抵今懷衛澶
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既入衛
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
此下十三國皆為夏風焉

孔疏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
立卒子定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頃
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
年卒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
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脩康叔政百
姓和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
為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殺殺桓

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於濮諸本俱作迎桓公子誤迎公于邢而立之是為
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四年卒齊立公子黔
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
為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元年卒立弟燬是為
文公

嚴緝周南國風既以衛國為首邶鄘則衛之所滅故
以邶鄘先衛也○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
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

太全安成劉氏曰綠衣燕燕等詩莊姜自作共姜作柏舟
桑中言沫鄉皆正作於衛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
竹竿皆作於外國而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太師各從

得詩之地而係之也。○華谷嚴氏曰：關雎，鵲巢為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机於社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澶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州，隸山東。

麟按：沈仲容類考，康叔子，曰牟伯，今據子洽通畧，實康伯名牟耳。走伯，走字通略，又作竟，釐侯作倍，侯義同也。翔默年頌，皆宣公子。○孝伯，類考作考伯，魯詩世學，又云考侯，世學，又曰康伯，即康叔，以為其化州之伯，故至貞伯，四世稱伯，析為二人，非也。成康時，謚皆請命，於王無父子同謚。

此衛孝伯之妻之詩也

之理耳。嗣伯名建，云有建伯，則誤以名為謚，而又析為二人，實則精伯承嗣伯，又頃公之後，即繼以釐侯，相去百十六年，不知其間有簡侯之侯也。然亦未詳孰是。

汎彼柏舟，亦汎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此汎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不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為舟，舟，陸，堅，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汎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大金朱子曰：耿耿，猶傲傲不寐貌也。○慶源輔氏曰：蓋人有所

言絲翰集
一為卷序
憂則其心耿耿然唯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
古人下字不苟如此唯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問柏舟看
來與關雎亦無異彼何以為與朱子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
是因彼興此此詩才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
通解或以為莊姜之詩朱傳疑而未信說者不可遽用
說通詩以不得於夫而作但詞旨凄婉和平有憂而無怨舟以
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夫此比意也篇中惟此二句
是顯說見棄而反是托言餘皆反覆述己之憂而不言所憂之
何事即明言羣小之見愠而不言見愠之何由所以為賢婦人
也舊說以柏舟之堅比己德之固失詩氣矣○中間說憂即是
說不得於夫說愠於羣小正是說棄於君子口中却不直言若

一語稍不合渾即是懟夫一語稍不自問即是揚己此說詩者
賞求之言外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
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
麟按集傳既字又字即上四句各自頭項不可以兄弟即匪
鑒往愬兄弟真婦人語逢彼之怒更極形容亦不必謂果有此
事也陸聚曰愬言不相入而反飲我之自取固哉高史之詩
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
賦也逮逮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

轉席可卷而弋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
 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大全慶源輔氏曰富謂富盛也富盛則全備而無欠闕則習則
 後容而不生疎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艱悶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滄碎有標
 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羣小眾妾也言見怒於眾妾也觀見悶
 病也碎杼心也標杼心貌

嚴緝標本訓擊故標然為杼心貌
 輯錄爾雅注標椎胸也

大全孔氏曰寤覺之中杼心而手標然
 講意閱謂謀孽侮謂侵陵正愠於處也

去而不能再嫁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汗不濯之衣奮飛如
 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
 眾妾當卑今眾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
 煩寃憤眊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孔疏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臯陶
 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禮運曰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
 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
 云微謂不明也以為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食則日月同
 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
 陸義憤心亂也眊蒙蒙目不明之貌

大全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猶似有未和平意朱子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些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草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于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危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

六帖煩寃心煩而屈抑也曠眊心臯感而亂也如匪澣衣極形容不得自如之狀不能奮飛不是欲去而不能去亦不是安於義而不肯去要蒙上文如匪澣衣來相反看只是恨其不能脫然無累之意

柏舟五章章六句

麟按集傳惟詩柄下不得於夫一句後貼口氣處俱更不相及說家皆以此填入語中謂心匪茹便是不能度不得於夫之故兄弟之怒羣小之愠皆由不得於夫雖理有之而必非其所忍言無回說最當也通詩命意層句亦精甚斷非後代詞人之髣髴開口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一彼字一亦字悽斷千古矣又此二句是比比下竟接餘論却是賦矣然以比起故屬比也詩中如此法者甚多胡迭而微綠衣黃裏下竟接心之憂矣亦是如此○周南螽斯固通篇是比喬木漢廣江汜下亦別無餘文然今如此等義難直陳而托物起咏則必取蘊藉或事有不可言者耳說家於四比之下動云我之云云何以異此則不如無比矣

此從來相沿而據理即謬欲為一概芟却也。○沈彼柏舟亦沈其流下接云耿耿不寐如有隱憂似憂即承那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激綠兮衣兮綠衣黃裏下俱接心之憂矣似憂即承那日月綠衣何等可味若又說破正意語如嚼蠟矣詩只要六義分明然亦有從來未出者必待涵泳而後得之。○集傳固曰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綠衣黃裏以此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然此說詩之語而非詩語也今詩家或咏花以喻美人而又自曰美人之美何以異此可謂有詩乎。○集傳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二句自作說詩之詞而言以以下既入口氣但云沈然水中而已遂以故其隱憂之深接之解經正法畢竟

綠間色黃正色也
綠譬言妾黃譬言嫡也
綠衣黃一猶冠踏也

如此後復變為云云者但取理明不復顧口氣之難亦因例已在前後可類推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此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為衣平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戚於嬖妾夫人莊姜賤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此賤妾尊顯而平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
釋文謚法云賤而得愛曰嬖嬖甲也媿也
嚴緝讀詩不可鹵莽如讀綠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分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黃兮鳥兮白兮華兮唯綠衣曰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

以二兮字點極而丁寧之。○點平聲。

說通綠兮二句言綠以為衣已自僭矣况又黃裏黃裳乎二句

凡三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此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為言忘也

嚴緝綠衣黃裏言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倒置夫人失位矣

麟按憂曷維已自頂綠衣黃裏憂曷維亡自頂綠衣黃裳各由微倒置其變難處說宗社大話嗣君流禍切不可用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此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訛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此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麟按俾無訛兮亦頂少艾得寵實獲我心亦頂色衰見棄各尋頭項方見清楚蓋少艾得寵色衰見棄豈不是一事而既分二章則我思古人處須各討着落不可牽混也然此理雖先輩如王文恪輩未有解者○前章注曰亦思古人有嘗遭此此字指

少艾得寵也。此章注曰：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此字指色衰見棄也。則二章本各說一邊，無說獲我所從分也。說詩無他法，惟以章還章句還句而不求畫添至足矣。說于其反與，治叶風為情反與心叶魯詩世學曰：說叶音夷，風叶音分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

大全左氏傳：隱公三年，初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

曰莊姜，美而無子，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

嬀入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鳥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

嬀也。歸，大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嬀入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於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釋文：戴，謚也。嬀，陳姓也。完，即衛桓公也。

孔疏：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弑其君完，由其子見殺，故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此詩見志。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毋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也。言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

反此即去不復來故謂之太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為夫人，美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婦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立為太子。禮諸侯不再生，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世家云：又娶陳以為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為已子，不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嬀也。嚴緝曹氏曰：燕燕兩燕也。差池言其相先後也。說文曰：泣，無聲之涕也。陳澤波傳曰：自目曰涕。

太全看山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南軒張氏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楮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

存沒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歟。○華谷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敘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麟按：燕燕華谷主兩燕最妙。然謂莊公既沒，嫡妾相依如雙飛之燕，常相隨逐，則非也。此只與送時行者在前而送者在後，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耳。故與亦至四句便止。瞻望二句，又是摹寫既別後事。○差池二字亦是從燕燕二字生言，一燕稍前而一燕在後，其羽不齊也。此與之最有趣義者。下頡頏下上亦各興兩人可以類推。

○燕燕于飛，頡頏之頡，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與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與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

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在寡自
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

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
位不見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
可謂溫且惠矣

六帖塞實淵深德之蘊於內者溫和惠順德之著於外者○輔
氏云以恩相信嫡妾相與之情於是為至

麟按末二句斷主臨別丁寧言○上章之南疏義大全叶尼心

反此章之淵叶一均反○文獻通考云毛詩補音十卷吳棫撰
其說以為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釐慶之為羗馬之為姥之

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為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
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棫又有韻補一

書不專為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為確論不必一一改
字詳見韻補通考又云王景文有詩總聞三卷共為十聞一曰

聞音二曰聞訓三曰聞章四曰聞句五曰聞字六曰聞物七曰
聞用八曰聞跡九曰聞事十曰聞人其標自佳甚可見音與章
句皆古人之所急急也惜乎其書不傳云

燕燕四章章六句

麟按春秋書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
 濮杜預注戊申三月十七日則皆桓王之元隱公之四一
 年內事也蓋未幾而君完之仇雪矣此詩之作則在君完
 被弑之後州吁未殺之先當春夏之間見燕托興宜也州
 吁之殺也石碯實誘其子厚從州吁如陳而告於陳使執
 之遂殺於濮即此詩之送疑亦有以感動於陳焉豈但太
 義滅親功在石子乎杜注又曰厲戴皆謚孔疏曰暴慢無
 親曰厲典禮無愆曰戴是也則戴熒非生時所稱斷不可
 入陳國侯爵虞舜之後魯詩世學曰戴熒陳桓公庶女
 居月諸烝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木

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
 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烝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人而
 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
 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堅定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
 麟按下土者遍詞也言無不始古處專以夫婦之倫言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
 報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
 賦也日且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

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麟按德音無良從來有兩說一說德音活套語無良方指而言之謂其相處不以古道善名不彰於人也一說待已之德音只言語便是無良謂皆出戲慢如今人言沒好說話意思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失而嘆父母養我之不終益憂惡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麟按女無不嫁而曰養我不卒汲悲極痛之詞

日月四章章六句

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語類問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其觀

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益詳終風之詞非公在姜猶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克微怨矣燕燕則在公薨後送歸妾情不能堪耳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曰恐或如是

麟按魯詩終風日月燕燕三詩次第適如前說然皆列衛

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教中心是悼

此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

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六帖終風且暴即是說莊公以下不須補出平意

麟按如是則顧我則笑亦可即以說終風大氏有意無意之間

詩家常法也○詭而浪非常詭也笑而敖非誠笑也曲盡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此也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此

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

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太全孫炎曰霾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

六帖蒙霧閉塞不開之意講意莫往莫來言不肯往來以顧已之意猶諺云不來往也

麟按思叶新才反然據吳械補音來亦可音登故太全霾又叶

狸也則思當讀如字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猶言則曠

比也陰而風曰曠有又也不日有曠言既曠矣不旋日而又曠

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鼽嚏也人氣感傷

閉鬱之為風霧所蔽則有是疾也

呂記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曠焉厭苦之辭也

太全鼽病寒鼻塞也

麟按輔氏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則感傷氣閉而成疾然寤後

章當側下才伯曰風霧所蔽又是一項意不重也

○曠曠其陰旭旭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詩經詩經
卷三
詩經

比也。曠曠陰貌也。雷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此人之狂惑愈深而未也。懷思也。

呂記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曠曠之陰。雷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六帖懷抱不釋之意。講意此與上章末二句各承本章說。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漕。我獨南行。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功也。國國中。漕衛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

國之民或役士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尤苦尤甚也。

輯錄鋒兵端也。鏑矢鋒也。李廷仲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也。

通解坐作擊刺。不以兵法言。恐於下章有疑。六帖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怵味。詩人舍蓄之意。似不言

鋒鏑死亡。而有隱然寓於其間者。蓋不忍言之也。如此則於不我活兮。不我信兮。處方有味。若露出即淡然無味矣。朱註云。

特解經之法。而非風人之旨也。麟按曾詩世學曰。南行者鄭在衛南。

○從孫子仲乎。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怵。

詩經詩經
卷三
國風
左
織廉号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鄭傳：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敕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類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孔疏：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經敘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謚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謚，序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宋殤公之即位，

子馮所以出奔鄭者，殤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則其子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為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譜依世家以桓公為平主三十七年即位，則鄭以先君為桓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侯雖篡弒而立，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此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馮將為君之害，言以賦與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甲賦出兵，故謂之賦。陳蔡亦從者，是時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為主，今伐鄭之謀，州吁為首，所以衛人敘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宋為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為主，此箋先言告陳與宋者，以陳

亦從之衛告可知

呂記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叢緝王仲宣詩云從軍有若樂但問所從誰今從孫子仲所從非其人也

麟按性集傳但云與免同而疏義大全叶救衆反則仲宋仲韻也

○妾居妾處妾喪其馬于以求之干林之下

賦也妾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位離次無關志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後者念其室

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六帖死生契闊作二事看一死一生一彼一此俱不忘棄也或云死生之期極為契闊因下章但言契闊不言死生故也愚滯可笑

麟按手老集傳無音疏義大全老叶魯叻反則闊說一韻手老又一韻也六帖同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神意必

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釋文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伸字也

麟按釋活一韻洵信又下韻○此章連上為一下意

擊鼓五章章四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按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天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耳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太太母氏劬勞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天天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室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

比姓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我子幼而育之其劬勞亦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鄭箋不安其室欲去嫁也

巖緝李氏曰南風長養萬物之情喜樂故曰凱風棘酸棗也山

陰陸氏曰棘性堅彊費風之長養者四時纂要曰四月棗葉生

凱風之時也魏風云園有棘酸棗也於果為下又釋木棗注

引孟子趙岐注云棘棘小棗所謂酸棗也朱氏集解云棘棘小

棗非美材也

麟按上三句只說凱風棘心忽接母氏妙南疏義大全亦叶尼心反兩句一韻也與燕遠送于南同

凱風自南吹彼棘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詩經卷之

卷之

凱風

詩經卷之

興也。聖人令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大全安成劉氏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此。此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金之而去也。

麟按：凱風自南何等，長養之功，而吹彼棘薪，以興母氏聖善，而我七子之中，乃無令人，本一直意。集傳故以復以尚多一層，令既訓善，則聖善只對無善，大概語耳，勿泥。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

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者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詞。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太全永嘉陳氏曰：寒泉在浚，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母，而使母勞苦，水嫁也。

說通此詩作於母欲嫁既嫁之先後，俱不可知。總是自責之詞。幾諫是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時以自責為幾諫，則為矣。非孝子也。母本以淫不安其室，而曰母氏勞苦，曰莫慰母心，不獨引為已，非亦寬為母地，真孝子之言也。

麟按：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浚城水經注濮水枝津東迎浚

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集傳下亦叶後五
反至此凡四見矣

○晚晚黃鳥載好其音有子十人莫慰毋心

興也晚晚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

七子獨不能慰悅毋心哉

麟按孔氏曰上章言寒泉之不知此章言黃鳥之不知也俱反

興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鬪泄泄飛之緩也懷

思詒遺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故言雄雉之飛舒

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

麟按亦反興也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言內便有皇處不自

得意以與上舒緩對照此當意會而得之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

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嚴緝詩人之言不必盡同燕燕言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

飛鳴也此言雄雉下上其音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上或下也

麟按思君子而至於勞心亦是感君子之不能自得如雉也反

矧處俱埋伏在內且雄雉雄字亦稍有意疏意通解俱云興已

之思念勞心一可從展矣二句作一氣讀展矣亦縮列勞心不

可四字讀佳。○詩恐只是一兩人擬作不然。兩婦人各為一詩。而下上其音實勞我心。一章之中同者句二何偶合也。只不然則古人之詩亦當如今時文固有通套必用之語。而要之豈其然邪。此當起古人問之疑可釋耳。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豈能來。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本帖上二句言久下二句言遠。見日月之往來而念君子之從役不知其幾更日月矣。能無思乎。然自今日言歸猶可慰也。而道之云遠不知何時來乎。若云日月往來君子一往而不來則似與體且非詩人語氣大抵詩人之言雅淡和平不必求以深不然反失其旨。

麟按來可吐思已見終風。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憊莫其善處而得全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知德行之不與鄂不韡之不同。○止齋

陳氏曰忮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人之恥貧賤患難者能不忮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忮故忮者常生於嫉入求者常至於枉已。○東萊呂氏曰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自解曰凡百君子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言經詩終
通解君子泛指行役之人言雖重在夫而言百者詩人渾厚處也

六帖念其久後而不得歸但得保全亦幸矣此正思之最深氣切處沿情之作至此可謂說盡哀曲矣王風苟無飢渴亦此意胡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太呆漢書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麟按德行之行集傳戶郎反與臧叶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淺則厲淺則揭

此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流行

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此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麟按孔疏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蓋可厲則不用匏宜上二句另下截而疏義從之也然玩集傳本融洽似此正多一折詩人因物寓指大都有意無意之間不甚為此拍耳且深厲二句注疏及子由俱各自為說與集傳不同何得深涉獨從古解乎云匏有苦葉者匏苦本供濟而有葉則未昏只苦葉二字約撮多少意句法神品也匏苦瓠甘本是兩物傳曰匏謂之瓠誤耳國語叔向云匏苦不材於人供濟而已是也疏義曰水自帶以上至心曰厲渡水不裸體故著裏衣而渡也然爾雅止曰繇膝以下為揭則虛却中間一段矣故孔疏又曰其實由膝以上

詩經卷之四
國風
雄雉

亦為屬正以褰衣以衣為別耳孫炎曰衣涉瀉禪也或裏衣竟
涉則露濕故行者別備此禪乎亦可從○嚴華谷曰免經霜其
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沈無回匹謂腰舟是也與屬揭實
兩截然上二句主水之難渡下二句主渡之當量亦自可理會
周洽不必甚泥者句○腰舟歐本義作要舟尤古雅六帖裏衣
禪也孫炎曰褰衣褰裳也○疏義上二句主必不可行者言下
二句主可行而又應斟酌者言亦是然玩集傳只言當量度禮
義見昏姻不可草草之意非必屬揭還為教以渡之之方也詩
要看得精細又須活況且同一深字而判作兩樣終未免費手
脚

○有瀾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此也瀾水滿貌鷺雉聲軌車輹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夫
濟盈必濡其輹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
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此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
以相求也

大全竹房張氏曰說文曰軌車輹也從車九軌車軌前也從車
九音犯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從軌蓋以九牡聲之叶也軌
聲則雞叶矣○廬陵羅氏曰曲礼座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
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涉
三尺三寸○竹房張氏曰詩人之意曰當濡其輹今乃不濡其
輹迹是大可怪也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是大異常也如此
豈之則得詩人之意知集傳之肯也

詩經卷之九 國風 卷之三 鄘 三

麟按疏義車輪輾地處為軌孔疏軌車軌前也。駮駟以上為軌。詩傳又作不濡軌蓋軌范範通也。然後集傳則言不濡者但指輾地處自佳。○軌集傳叶居有反字彙叶居九反音九。

○雖雖鳥鳴旭且且且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雖雖聲之和也。雁鳥各似戴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雁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且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

毛傳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

孔疏雁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雁聲言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雁也。親迎雖用雁非昕時則

此雁不兼親迎。旭者明著之名。大昕為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為昕生。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日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箋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益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即至。未氏蓋同城郭者也。○昏禮納采用雁賓既致命降出擯者出請賓執雁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一行事矣。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

大全廬陵李氏曰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以名焉。日入二刻半為昏。○朱子曰凡贊用生雁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

禮按集傳雖言納采用雁又言納采請期以且其實請期亦用雁問名納采同日矣而納吉納徵亦以且但舉兩頭義未全也或欲增納采至請期一至字以全六禮則難離句又不可施於納幣恐者二句以會大意約說為長且此二句只是言有此禮而下二句始着人而言則意亦重如迨等字而不至層層分疏只要曉大段也納采授雁賓降而出矣攢者出請者不必實之事有無也賓乃復執雁請問名是一雁而但同日耳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既吉矣故納吉納吉則其禮成矣故納徵鄭氏曰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納幣以幣而不雁者餘禮無幣故用雁幣則不復藉雁也然愚意徵或是徵聘徵字儀禮賈疏曰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故下記問名辭曰

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鄭云誰氏者謙也必丰人之女是問姓氏也納采納吉納徵皆言納而名言問期言請者問名因於納采其禮畧繇徵以前慮其或不受也故皆言納既納徵則聽命而已故期言請也又禮書曰士昏贊用雁者不以死贊亦攝盛也現其所乘大夫之墨車所衣助祭之爵弁而女必次純衣纁緇腊必用鮮魚必敬全則攝贊以雁不為過也鄭氏曰用雁取其順陰陽來往理必不然蓋大夫執雁士執雉而昏禮士亦用雁是攝盛也

○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須我友

此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印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此男

詩經說文 卷三 國風 燕 招 招 舟 子

詩經言終
卷之三
詩經言終

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從也。
大舍孔氏曰：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

乾有若葉四章章四句。

大舍慶源輔氏曰：此章意雖正，而體製異於諸作。若有不
敢正言之意。一章言為事當有所度量，二章言苟不能度
量，則必至於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證之以婚姻常理。四章
則言人當有可，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有
不可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一章二章四章反覆諷刺，皆
以濟涉之事為此。豈所指淫人居津水之傍歟。抑詩人以
一時所見而取譬歟。
六帖通詩皆微詞隱諷而未嘗明指其失。三章特存古義。

而亦未嘗一及今事。諷刺之意隱然見於言外。蓋男女之
事有難顯言者。此風人溫厚之旨也。如蝦蟆，卒章則詞意
俱厲矣。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
音莫違，及爾同死。

此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葍蔓菁也。菲似薑，莖葉厚
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葍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
德音美譽也。○婦人為天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言
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
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芣菲者，不可下其根之惡，
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下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

詩經言終
卷之三
國風
六
賦
蘇
居

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孔疏釋草云須葑菹孫炎曰須菜名葑菹培訛注云葑蔓菁也
 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蔓菁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豐
 菹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蕪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
 謂之木芥豐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
 葑菹也蕪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芥瓜
 也孫炎曰葑類也本草又云菲蔥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涇地似
 蕪菁葉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葑莖葉厚而長有毛三月
 中丞醬為菜如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蔥菜今河
 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蔥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璣
 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蔥菜也

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葑而非葑故云葑類也箋
 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葑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葑類謂菲也
 呂記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言其感也陰其成也兩
 也。

疏義此章正言夫婦之道。

講意上四句喻夫婦成於和而申其當勉於和。下四句喻夫婦
 在於德而申其當取天德。一二五六是比。三四七八比外意也。
 上段重和。上夫婦和渾說不必就不相棄上見。曰勉勉見得便
 有所不同務勉強以求同可也。須重夫之與婦上說同心即是
 和。恐則和之反矣。下段重德上德音不外下治家勤勞等意。但
 此處且虛莫違言其後之不相背而前後一致也。同死即偕老

意。

六帖龍勉同心要之於久意德音蔓對顏色之違說
麟按怒暖五反與兩叶死與菲叶也大段此篇四句一截之法
更為分明但第四章稍異耳芥吾吳中之常菜蔓菁別種不必
即為一物則以此類推他解淆混亦必有之且芥不聞食根而
根又有美惡之時也○魯詩世學云菘音松秦燕齊雜謂之蔓
菁根巨甚美生如梨藕蕪似薯蕷江南謂之菘種失其時則根
小而苦然則葑又為菘七名之外又一名矣必是附會爾雅菘
當郭璞曰根如指正白可啖華谷亦載之魯詩又云木瓜出福
建諸處北方亦時有之蔓生於土中根甘脆春夏間變苦澀然
菘與王瓜不知果是此非否皆存而不論可也○名物錄須菘

蕪郭注菘蕪似羊蹄方言云其小者謂之辛芥其紫華者謂之
蘆蕪坊記注云蔓菁本草圖經云蔓子通志云塞北名九英則
又五名殆十三名也益可笑矣嘉話錄云三蜀之人今呼蔓菁
為諸葛菜吾吳中園林近遍有此種紫華可玩莖葉甚可食冬
有根可斷食則未驗也蘆蕪疑即蘿蔔辛芥陸佃云子如粟食
之隨淚所謂吳中常菜者是也本又各種不足相混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芥
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賦而此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荼苦菜蔓菁也詳
見良報芥甘菜宴樂也新昏夫西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
行於道路遲遲不進益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

詩經卷之四 國風 采芣 采芣 采芣

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其適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茶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此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茶而其夫方且寔樂其新昏如兒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孔疏載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歲及十歲千里皆期限之義

呂記韓愈讀瘡鬼詩云白店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閭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嚴緝陸璣云茶生山由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顏氏家訓云茶

葉似苦苣而細然則茶雖苦亦可食但非美菜耳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誰謂茶菜苦乎此我之見棄其

情甚苦則茶猶甘如薺菜其言已之苦也○經有三茶一曰苦

采二曰委葉三曰英茶此茶苦及唐采苦采苦絲莖茶如船皆

苦菜也良藉以薺茶蓼委葉也鄭有女如茶英茶也鴉鴉子所

採茶傳云英茶院云菴之秀穗亦英茶之類

麟按齊集傳音此詩記齊禮反詩齊禮之上濁讀當如劑也與

第叶幽采茶薪樗亦是此茶苦茶字彙門內曰畿一曰門限

○因學記詩曰詩茶有三誰謂茶苦苦菜也有女如茶茅秀也

以薺茶蓼陸草也

○汪以渭濁湜湜其涎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道我梁毋發我笱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比也汪渭二水名汪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筭頭山東南至水與

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湜湜清貌。注水清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笥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其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故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蓋見顛頽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為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笥。以此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繫所絕意之辭也。

孔疏禹貢云涇屬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開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

太全東萊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賦河淡也。○原州百泉縣今平涼府鎮原縣。永興軍高陵。今西安府高陵縣。渭州渭源縣今平涼府渭源縣。同州馮翊縣今西安府同州地。並隸陝西。麟按此章兩比各以餘論足之。與首章一格。○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

詩經卷之三
國風
衛風
碩人

甚也。○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否，而勉強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孔疏婦人既怨君子棄已，反追說已本勤勞之事，隨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興已於君子之家，隨事難易期於必成。○生民云：訖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為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喪注云：匍匐，猶顛覆然，則匍匐者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覆以之，故凡名為鄰里往來，謂營護凶事，若有賈贈也。

呂記說文曰：匍，手行也。匍，伏地也。○太全慶源輔氏曰：勤勞家事，周恤鄰里，即首章之所謂德音下章之所謂我德也。婦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鄰為德而已，則可見

其勤而不怨

麟按集傳此章釋興體處稍異，當依例求之。睦鄰我德中，一事然亦必有餘，後能之也。救居尤，反與舟游求叶為韻。孔氏隨事難易，期於必成，看得甚活。取同欲使有者不至於竭而無者終至於有，頗帶不可從。

○不能我惱，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費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于毒。

賦也。情養門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汝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至，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

詩經卷之... 卷三 國風... 賦

毒而棄之乎張子曰有惡謂生於恐懼之中有窮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呂記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費之不售凡人所以憤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

嚴緝傳賣物出手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賣物之不售

麟按售市周反與離叶也

○我有旨畜亦以御冬安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沈有瀆既諒我肆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與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沈武貌瀆怒色也肆勞墜息也○又言

我之所以蓄聚美粟者益欲以禦冬月之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若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遣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大全容齋項氏曰沈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安成劉氏曰古人場圃同地秋抄則築路圃地為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之以種菜茹故蓄菜但以禦冬也○慶源輔氏曰末二章又可見其怨而不怒

谷風六章章八句

武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詩經卷之四

卷之四

風

我

詩經言解 卷三 賦也 式微 猶 襄也 再言之者 言表之甚也 微 猶 非也 中 露 露 中 也 言 有 露 濡 之 辱 而 無 所 范 覆 也 舊 說 以 為 黎 侯 失 國 而 寓 於 衛 其 臣 勸 之 曰 哀 微 甚 矣 何 不 歸 哉 我 若 非 以 君 之 故 則 亦 胡 為 而 辱 於 此 哉 太 全 鄭 氏 曰 微 乎 微 者 也 華 陽 范 氏 曰 諸 侯 失 國 而 寄 於 他 國 之 邑 微 莫 甚 焉 故 郭 璞 註 云 言 至 微 也 安 成 劉 氏 曰 此 章 二 微 字 義 不 同 鄭 氏 曰 寓 寄 也 黎 侯 為 狄 人 所 逐 棄 其 國 而 寄 於 衛 孔 氏 曰 主 憂 臣 勞 主 辱 臣 死 固 當 不 憚 淹 恤 今 言 我 若 無 君 何 為 處 此 者 自 言 已 勞 以 勸 君 歸 也 麟 按 孟 子 注 諸 侯 出 奔 他 國 食 其 廩 餼 謂 之 寄 公 禮 郊 特 牲 又 曰 寓 公

賦也。式微詩辭微猶襄也。再言之者言表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露濡之辱而無所范覆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哀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於此哉。太全鄭氏曰微乎微者也。華陽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故郭璞註云言至微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二微字義不同。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孔氏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為處此者自言已勞以勸君歸也。麟按孟子注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禮郊特牲又曰寓公。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二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語類問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今人多被此乎札義二句泥了只管去曲說且要平看詩人之意

麟按方伯連帥字亦本序當時衛君不必有此任但救恤存鄰國義所可為耳故六帖易之以鄰國○王雪山曰中露泥中諸家皆以為辱在泥塗是也古注以為二邑

詩經言解 卷三 賦也 式微 猶 襄也 再言之者 言表之甚也 微 猶 非也 中 露 露 中 也 言 有 露 濡 之 辱 而 無 所 范 覆 也 舊 說 以 為 黎 侯 失 國 而 寓 於 衛 其 臣 勸 之 曰 哀 微 甚 矣 何 不 歸 哉 我 若 非 以 君 之 故 則 亦 胡 為 而 辱 於 此 哉 太 全 鄭 氏 曰 微 乎 微 者 也 華 陽 范 氏 曰 諸 侯 失 國 而 寄 於 他 國 之 邑 微 莫 甚 焉 故 郭 璞 註 云 言 至 微 也 安 成 劉 氏 曰 此 章 二 微 字 義 不 同 鄭 氏 曰 寓 寄 也 黎 侯 為 狄 人 所 逐 棄 其 國 而 寄 於 衛 孔 氏 曰 主 憂 臣 勞 主 辱 臣 死 固 當 不 憚 淹 恤 今 言 我 若 無 君 何 為 處 此 者 自 言 已 勞 以 勸 君 歸 也 麟 按 孟 子 注 諸 侯 出 奔 他 國 食 其 廩 餼 謂 之 寄 公 禮 郊 特 牲 又 曰 寓 公

名李廷仲謂其無所據愚恐亦無一身處三邑之理今從諸家

旄立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助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開也叔伯衛之諸良也○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多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疎濶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濶也衛之諸臣何其多自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大全疊山謝氏曰叔伯字也東萊呂氏曰葛初生其節感而密既長其節濶而疎

麟按葛與節叶伯與日叶葛居謁反也以兩何字相呼蓋興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助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不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憤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孔疏王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揚之青蒼色同大夫

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非蜡祭與
 在家之服知為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王藻注云益
 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緇衣以楊廷因言益玄衣之
 裘兼無明說太夫士玄端裳雖異衣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
 青是以王藻注云君子太夫士也此傳亦云太夫當是太夫玄
 端之裘也左傳曰士為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
 此傳為說黎國在衛西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
 在衛之西也

麟按魯書世學云黎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衰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也

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
 臣衰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流離患難之
 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旒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

疏義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旒丘河廣作於衛者也載
 馳泉水竹竿為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所錄為衛
 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大全須溪劉氏曰一章何多日也未有怨望之意也二章
 必有與也必有以也有望於衛味怨也三章靡所與同微
 怨也四章衰如充耳不能不怨也○眉山蘇氏曰諸侯雖

異國而相為救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靡所與同哉蓋時
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之○三山
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穆乃四鄰之道抑亦唇亡齒寒
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現衛之德
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于威文用羽籥也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
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昔自譽而實自嘲也
鄭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
伶官

孔疏伶官者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萬舞即此仕於伶官在舞
職者也禮記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在賤
吏之列必非樂正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
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
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
必始自武王也

呂記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千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
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千舞
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
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
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與商

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改仲子之宮將萬馬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疏義言子則有戚禮記朱子王戚冕而舞天武言籥則有羽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又禮書千盾也以革為之其背曰瓦其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擊之也以繡章其屬繡章以紛戚斧也王戚以至飾其柄

本全須溪劉氏曰簡兮簡兮坦坦施施有慢世玩物之意味方將字可見○慶源輔氏曰此章既自以為簡易次章又自以為頌人只此便可見其為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為此而不以為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

麟按下文言執籥秉翟則此詩本及文舞東萊亦誤

頌人僕僕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賦也頌大也僕僕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可不高亦上章之意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大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頰色之充潤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頌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釋文籥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

孔疏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

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而有光澤。

疏義工皆樂備。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

輯錄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與。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又鄉飲酒。鄉射大射儀皆有獻工之禮。

太全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與。一人拜。受爵。廬陵李氏曰。詩

錫爵謂此獻工之禮也。

麟按儀禮鄭注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又燕禮經文於

送爵下云。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

爵。坐祭。遂空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於篚。皆言賤不

備禮之意。毛傳云。見惠不過一散。此言祭未與燕飲。說不合。

散受五升也。韓詩說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觶。四升曰

第。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觶。禮書籥所以為聲。翟所以

為文。葦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故東翟於右。籥翟緒

爵一韻。故翟叶直角。反。緒叶陟略。反也。

山有榛。隱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與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隱。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

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

也。又曰。西方之人。首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

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麟按榛者山之所有。苓者隱之所有。西方美人。則我思之所有

也。本是以與疏義以彼所有之物。與此所無之人。非是彼蓋連

後兩句立說耳不知興意只至四句便止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二句另起是興外之意故集傳曰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連而不得見之辭也未三句連以三人字叶韻而變化波宕亦奇○三四讀斷五六另起賦方有節次意味若云誰四句作一滾說亦不成文字矣大約此等皆自我輩洗發而出之○西方美人四字渾說指言之也下方又是將此四字拆開猶弄說

簡考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途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

陸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樂彼諸姬聊與之謀與也○陸泉水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變好貌諸姬謂婦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琴然之泉水西流於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身諸難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太全謀叶謨態反相州林慮縣今河南彰德府林縣慮音問麟被發泉始出也亦有意亦流于淇言出於衛流亦於衛也靡日不思亦言思之常在衛沈無句曰通詩是知義不可歸但懷思之情不能已故作此以自道非真謀之也但謀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故集傳曰為歸衛之計須辨○疏義曰泉水流淇不

易其地女心思衛不忘其慮以彼此皆有定向為其也後二句另起

姊

○出宿于沛飲餞于稱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
賦也沛地名飲餞者古之行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
飲於其側而後行也稱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
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
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
云爾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孔疏聘禮記曰出祖釋較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祖始也
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上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較為行始

詩傳曰較道祭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較涉山川然則較山
行道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
者為較祭酒脯祈告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
乘車較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木馭掌馭平輅
及祀較遂驅之注云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
以車較之而六畜無陰難也以此言之較者本山行之名以祭
道路之神求無陰難故取名焉聘禮烝羔羊皆言出祖則不
在國內祖為行道之始則不得至郊故知在國門外也以較者
較壤之名與中霽行神之位同知委土為山言或伏牲其上者
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酒脯而已古人云伏瘞亦如之則
天子以六伏於較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

氐以鼓謂諸侯也故云其有牲則犬羊耳謂天子以大諸侯以
 羊尊卑異禮也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載聘禮於家又釋幣於
 行注云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
 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屬士喪禮有毀宗驪行出於大
 門則行禘之位在於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
 遺禮是在家釋幣告將行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
 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霽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載壤
 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室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
 冬與載異也載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為之又名祖
 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為
 祀載祭行道之神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先言出宿者

見飲餞為出宿而設韓奕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既祖即當出
 宿故彼箋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欲先明
 祖必出宿故皆先言出宿後言飲餞也

太全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姊二人為媵而同姓二國
 往媵之亦有姪姊皆謂之媵凡八人集傳以此詩為夫人作而
 以諸姬為姪姊又謂諸姑伯姊即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有其
 夫人姑姊輩行者乎

麟樓娣姪為媵已自可疑至姑姊從嫁則必無之事矣此朱子
 偶然之失置不辨可也○詩傳闡曰按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
 皆為媵然碩人既為衛侯妻而邢譚夫人又皆其姊妹行也亦
 證漢儒之誕妄與鄙見合○或諸侯次女以下俱為媵且及

姑姊者亦嫡嗣世及臣其伯叔兄弟之義乎然據禮大夫士娶俱有娣姪其又何說也

○出宿于千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遊遊臻于衛不瑕有害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牽使滑澤也牽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過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

○木全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華谷嚴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牽其用在脂故曰載脂載牽謂塗畢乃設牽於車其用在牽故曰載牽○釋文曰牽車軸頭金也

麟按牽轄同叶下介反言二字一韻牽邁衛害四字一韻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鄭箋茲此也

麟按歎它涓反與上泉叶亦二字一韻漕徂侯反與下悠遊憂叶亦四字一韻也肥泉衛水須漕衛地四句斷作兩對永歎是長悠悠之思亦是長尤非牽徂耳後二句另起是冀望之意故曰安得非絕意語○水經注馬溝水出朝歌城北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濮渠東逕須城北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漕邑括地志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

泉水四章章六句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大全止齋陳氏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豐城朱氏曰。禮緣人情而為之也。夫既曰緣人情而為之。則父母其本根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何為其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情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出於人欲之私者。聖人制禮。將以全夫天理之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不可同坐。而共食者。唯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歿。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為之。主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恩不以恩掩義。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也。以此為防。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為者。然後知聖人制禮。真可謂萬世無變者矣。然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為禮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嘆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嚴緝。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矣。非計利祿也。

疏義有大夫士之位斯有大夫士之禮祿不稱位則無以為禮矣

太全孔氏曰寔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然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寔通也○三山李氏曰兼言之以見貧之甚也○張子曰偶出北門因有此言

六帖北門是暗比不須補正意凡詩中暗比甚多不能一一分疏大率屬於忌諱便宜含蓄不可以為比而遂明言之也

麟按艱居銀反與門殷貧叶兩哉字將其反與之叶也然六帖失載○請意艱即貧寔也觀注不另解可知注中人莫知之暗指君在內○魯詩世學云艱叶音勤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已焉哉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適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寔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鄭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

孔疏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後皆王家之事猶揚明云王事靡盬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寔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主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對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且且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雩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且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此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麟按此詩三章亦俱暗比行戶郎反與涼雩叶徐與且叶也

○北風其嘯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且且比也嘯疾聲也雩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且且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大全問狐與鳥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賦也。靜者閑雅之意。妹，美色也。城隅，曲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見也。踟躕，猶躑躅也。此浮奔期會之詩也。

○靜女其孌，贈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賦也。孌，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嚴緝李氏曰：古者賦有管樂，亦有管，不知彤管何物也。曹氏曰：彤漆之管，蓋樂器之屬。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美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麟按：貽與異，叶。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蘧條不鮮。

賦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蘧條，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蘧條，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困，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此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釋文：新臺，舊曰新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孔安國云：土高曰臺。

孔疏此時及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公聞其美恐不從已故使人於河上為新臺待其至而要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歐義蘧條僂人不可使狹戚施僂人不可使仰與僂僂侏儒樣
賤器瘠聾噴僂昏之類皆是人之不幸而身病者故謂之疾
大全三山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潭州遺址尚存○疊山謝氏曰
蘧條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
疾比之既無个道亦非个形也

通解手雪山曰蘧條今龜背

麟按疑作龜胸既攷讀詩一得信然通解誤也○新臺通典云
魏州黃縣水經注鄆城北岸寰宇記濮州鄆城縣北十七里與

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亦無定說○鮮想止反與泚瀾叶不鮮
疑如言天壤之間乃不鮮此人甚惡見之詞也據後想反通頑
宣姜尤是惡物此燕婉云云者但為初至時言之耳

○新臺有洒河水流浼燕婉之求蘧條不珍

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輯錄臺在河上曰泚曰洒皆從水義泚謂水中臺影鮮明之貌

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鴻雁之大者離燕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魚網
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通解手雪山曰戚施今駝背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故

此大全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蔽而乃

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室納壽王妃此二

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為所殺惠公奔齊

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鼠南蜀幾

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戒如此可不戒哉

說通或疑詩詞溫厚新臺罵詈太甚嚴氏遂以為齊人之

詞愚謂不然詩至宣公人道滅天理絕矣上烝夷姜下奪

齊女新臺之作三代之遺直也且宣公既絕父子之倫矣

而欲民守君臣之分能乎然止言齊女之失配而不言宣

公之瀆倫則亦不失為溫厚也○夷姜宣公父妾公烝之

生伋見左傳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

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

及朔朔與宣姜相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

壽知之以告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

之汲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

也

孔疏傳言二子爭死之由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此言懇

許經說約

後說公傳言構及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想之也此言先
 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羊服虔云羊衛東地則羊與隘一處也
 此言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
 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
 子載其旗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
 旌旗以為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傳略同云壽盜其白旌而
 先言白旌者或以白旌為旌節也

本全景為洪始加多為影字

麟按集傳景叶舉兩反字彙篆上聲夏侯湛抵疑九夷之從羊
 化猶洪聲之收清響叶黎苗之樂南夏若遊形之招惠景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六帖詩人已知二子之見殺矣然但曰遇害則一言已竟豈不
 空然無味今不言其故而曰中心養曰不瑕有害但想其去
 時之光景而設為憂疑之言則其中有無限含蓄有無限傷悲
 寥寥數言恰有千萬言所不能盡者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
 麟按疏義大全逝字本與害叶今讀誤然逝字無考據字彙害
 又叶以智切音異而引此詩為證則是害與逝叶也然害亦本
 音下蓋切孩去聲云讀誤怨未安耳三略傷賢者殃及三世殺
 賢者自受其害六韜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柳下惠誄
 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雖遇三黜終不嬰兮則叶與此同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
冠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
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戕亦獨
何哉

嚴緝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
公子怨朔之殘殺伋乃作亂立穀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
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
為王惠公奔溫後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
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
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啟侮戎狄
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

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社席之禍
一至於此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麟按詩傳闡曰伋壽之爭相為死左史載之詳矣宋容齋
洪氏自生疑竇曰衛宣以魯隱四年立魯桓十六年卒凡
十有九年其悉於庶母夷姜也姑以即位之始便成姪亂
而伋即以次年生勢頹十五年然後娶而奪之又生壽朔
已能同母譖兄又能代為使者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
辦此決無之事春秋好事者為之耳按洪氏殆考之未悉
也夫夷姜固莊公妾而衛宣非與其父莊公為代者也莊
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矣
其春桓為州吁所弑九月衛人殺州吁而宣公晉以是終

立然則晉之烝夷姜而生後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及宣
即位計及年且長因以為世子新臺之築距此時亦或不
遠其十九年間所生壽朔或已幾弱冠壽之能代兄使而
朔之能同毋想兒固無足怪然則讀書攷古據其一偏皆
易為惑耳洪容齋邁說通解亦載之見傳聞乃洞然也桓
當桓公嗣立之世宣為介弟安得奄有其父之妾至與生
子而又居然育而長之即昭伯頑烝於宣姜生子者五人
雖存其說而亦未敢深信也要是無其理即不敢謂有其
事耳○洪氏所疑要又本左傳孔疏然彼是設為之辭以
辨宣公非莊公洪自誤讀耳宣公莊子桓弟而注疏引世
家乃云桓公子晉諸本相仍無一正之者又何也

擲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衛三十九篇而擲風才十有九然觀
綠衣則妾僭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
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施丘
則無恤鄰之義簡兮則無尊賤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
道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歟於呼渡河
野處○屯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詩經卷之九 衛風 九

詩經說約卷三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詩經說約卷之四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彞象訂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汎在彼中河^汎。髡彼兩髦^髡實維我儀^儀之^死矢靡他^靡母也天只^天不諒^不人^只只。

典也中河^中於河也髡髮垂貌兩髦者鬃髮夾^夾兩子事^事父母之飾親^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守父母欲奪^奪而嫁^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

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親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疏義舟在中河。而無他適之地。我配兩髦。而無他適之心。物有定所。入大定志。而用彼我二字。相呼應也。

大全句。音信廣韻。注曰。頭會腦蓋也。○孔氏曰。夾面故兩髦也。

士既殯。而脫髦。諸侯小歛。則脫之。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

脫之。服成。又著之。共伯僖侯。世字名。餘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容齋項曰。曰內則。注云髦。象幼時。鬻兒生三月。翦髮

為髻。男角女羈。夾面曰角。兩髦也。午達曰羈。三髦也。又曰髦者

偽髻俗本。諫刺為髻。以髮作偽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

是也。鬻音朵。○釋文曰。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

○慶源輔氏曰。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也。之死矢靡他。雖

死而誓不敢易也。夫母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感於愛而慮

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感

可解而慮可釋矣。

麟按。河儀他。一韻。天人一韻。儀叶牛河。反。天叶鐵因。反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髦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夫靡他。母也。天

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是為慝。則其絕之甚矣。

大全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

治之謂亂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大全華陽范氏曰哀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或問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程子曰只是後世伯棄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麟按詩傳闡曰史記衛世家釐侯卒太子共伯餘大共伯弟和有寵于釐侯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墓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和為衛公按此所傳者訛耳武公之睿聖雖論定於既沒豈其惡始而以晚蓋計即位之時已年餘四十弑兄何事而猶躬自冒之且共伯若歿于墓則共姜之哀誓悽惋

寧僅如斯已者况玉藻云親沒不髦若釐侯既葬則共伯何為尚兩髦乎今觀詩傳云世子未立而卒益知史氏所紀為誣而武公之盛德固未易少訾矣乃兩髦之說亦有可商者內則云子生三月之末禪日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釋禮者以為此即髦也存而不忍去所以順父母幼幼之心長而不忘幼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歿始猶幸其生焉未忍脫之三日之後幸生之心已矣脫之可也故玉藻云親沒不髦此亦未為無據郝仲真辨之曰古者幼學稱髦士猶今之垂髻也兩髦非也髮作雙髻字取象形齊風甫田搃角豸是也共伯以搃角豸共姜在室父母欲以別嫁亦情也未嫁誓死人情所難故風首

列之漢儒解兩髦為剪髮夾凶夫禮言髦多矣其皆剪髮
 夾凶者耶按郝氏此解最為有見蓋髦之為飾子事父母
 誠有之內則所云鷄初鳴櫛縱笄搥拂髦冠縷男女未冠
 笄者亦櫛縱拂髦總角其言婦事舅姑止櫛縱笄搥衣紳
 并不言拂髦則髦為男子已冠未冠及女子未嫁者之通
 飾親在則存親沒則去似信然矣至於兩髦則無所見漢
 儒以初生之髻無兩角之上者釋禮之拂髦而又即以此
 釋詩竊意古今體制或不甚相遠若既冠而仍櫛繫雙髻
 於額端無貴賤皆然成何法象觀內則以拂髦先冠縷
 總角則冠者必先拂髦而後加冠髦當在冠內未冠者拂
 髦而搥之為角斯真童子之飾所謂兩髦者此是耶禮男

子冠而後娶共伯兩髦故知共姜尚未嫁也未嫁而以
 自誓所為難能而可貴也夫共伯誠以總角卒即其齒長
 武公無幾猶當在厲主之世凡詩以時世為次柏舟固宜
 先淇澳矣亦足為衛風生色矣此辨大是存之且集傳本
 毛氏亦但云共伯蚤死未言被篡也或未嫁事無據耳胡
 休復亦曰孔呂據史記辨武公和篡弒之事毋論武公睿
 聖不可妄誣第其箴傲在九十五之年在位凡五十五年
 則即位當亦四十餘矣共伯其兄則又長共姜不得獨少
 何欲奪之嫁乎按周厲二十二年衛貞伯卒釐侯立十七
 年恭伯餘卒宣王三年齊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武公是
 共姜之父名燾十有五年衛釐侯卒武公和立則共伯固

卒於釐侯之前矣。必年未及壯，故父母不忍其女而思嫁之。其兩毫義未詳。○魯詩世學說與傳闡略同。蓋世學為宋豐稷謚清敏。我明豐熙先後撰書，尤信詩傳之深者。其闢毛鄭及近世楊沫玉直蔡清季本之倫，不遺餘力。然猶鈔本未板行，或肇敏亦未見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藞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與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又中藞，謂舍之交積材木也。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釋文：頑，宣公庶子昭伯名也。

孔疏左傳閔二年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嚴緝惠公，朔即愬反者，惠公之母宣姜，即宣公所納，及妻言話也。謂此一段話也。

大全本草曰：蒺藜一名即藜，注云子有刺，狀如菱而小，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蒺藜。○東萊呂氏曰：前漢梁主共傳應劭注云：中藞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云：構，謂今之交積材木也。當從應顏說，蓋閨內隱奧之處也。中藞之言，蓋曰閨門之言也。麟按：典理亦至四句便止，下一句又申不可道之故也。○左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孔疏曰：衛宣公以隱四年立，桓十二年卒，終始二十年耳。即位之後，乃納伋子之妻，生壽及朔。朔既有兄

知其蓋年十五六耳。亦可。燕證生。既非宣。既立後。事也。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杜注曰。昭伯不可。道集傳。叶徒厚反。字彙頭上散。

○墻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墻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墻有茨三章章六句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豈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

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大全豐城朱氏曰。宣姜本伋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為新臺之有。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為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甘以其身處於汙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

麟按。夷姜必齊女。而夷謚不從莊者。莊姜正嫡。夷姜媵也。然當桓之世。與宣生俱。既死得謚者。豈宣已奄而有之。如唐高宗之於武才人。不繫於莊。稱父妾者。特本其始而言之乎。乃宣姜從夫之謚。居然君母。以庶子烝之。至生五子。

女俱在宣公既沒之後又曰宣姜者何也意此等必有附會以甚其惡又黃才伯曰其事則不可道然其疾惡之心則可尚則所以存是詩者意尤在此不在彼焉讀者姑舉要可耳○求燕婉而得醜疾衛之人疾之矣齊無言何也使昭伯孫於宣姜不尤甚乎使之而又強之果如左氏言言之醜而不可道雖兼刺齊亦可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猷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無于副

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紘懸瑱玼之言加也以至加于笄而為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泚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孔疏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洪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所謂髮髻服之以見至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其者亦髻也髮與已髮相合為紒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并連副則為副之飾是漸笄也故追

師又云追衡筭注云王后之衡筭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筭
 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純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筭言瑠
 者以玉加于筭為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此副及衡筭與瑠飾
 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以瑠字從玉則瑠為瑠飾
 謂之瑠者瑠之言加由副既瑠而加此飾如漢之步搖之上飾
 也言六瑠必飾之有六據此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
 定

大全廬陵羅氏曰純織如條上屬於衡者瑱以玉為之以纁縛
 之而垂於純懸之當耳縛音義同卷也
 通解首五句且泛象服即副筭六瑠不泚不可顯言其淫亂只
 反上委委佗佗等句方為渾厚得旨

麟按名物疏追師後鄭曰王后之衡筭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
 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純懸瑱筭卷髮者此詩毛傳云
 筭衡筭蓋聯引追師追衡筭之文以見筭之為玉也衡筭二物
 衡垂於當耳筭橫于頭上朱傳誤以衡筭為一云筭垂於副之
 兩旁當耳其下以純懸瑱此乃釋衡非釋筭也然其辨亦略本
 嚴華谷○王后之衡筭皆以玉為之言衡與筭皆以玉為之也
 禮書圖甚明筭長尺二寸禮書又引孔穎達說曰婦人首服有
 衡則男子首服亦然王后之衡以玉則天子之衡亦玉諸侯以
 下未聞然則左傳言衡則繼以純并師士冠禮言筭則繼以紘
 是衡有純筭有紘也皆與前說合紘鄭氏曰屨組為紘垂為飾
 ○副筭六瑠副字易解筭六瑠三字據上絲紘亦不得其說陸

聚固曰副之旁有筭筭之上加以六玉為飾注中以純懸瑱是
 解筭而帶言之不必入講然則懸瑱之云自至下玉之瑱也句
 方出况純既屬衡不屬於筭直略之是也但據禮書圖筭只是
 一根筭耳六珈是以玉加於筭而為飾筭上固無可加之地或
 當因筭既玉而又有六玉之飾故遂云加於筭者言筭之外
 又有所加非即加於筭上也則此句當作三項看副是一項筭
 是一項而六珈又一項副旁有筭筭外有玉以外字換上字自
 明也餘即連衡字亦闕之勿混為佳○珈他河宜何一韻珈叶
 居河反宜叶牛何反○象服雖即指副筭六珈然副筭六珈亦
 是舉一概餘之意非象服止此而此外即無象服也亦要看得
 活○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筭連文也追者

治玉之名言治玉以為夫人之衡與筭鄭注曰惟祭服有衡垂
 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純懸瑱本無筭字此孔疏誤入賈疏
 又曰案詩有副筭六珈謂以六物加於副上未知用何物則珈
 又似作羣字非即加之之物名珈也禮書又曰漢之步襪以金
 為鳳下有邸前有筭綴五采玉以垂下行則動換魏晉因之隋
 改為花樹之數唐加大花十二樹象袞冕十二旒雖古今制不
 同六珈之義差可彷彿矣○筭有絃者弁師疏曰以一條繩先
 屬一頭於左旁筭上一以頭繞於頤下至向上於右相筭上繞
 之合解曰以玉為筭橫貫於紐以采為絃綴於筭之兩端而結
 於頤下豈此婦人則否與追師疏曰婦人之衡亦施于三翟矣
 鞠衣以下雖無衡亦應有純以懸瑱則又所別之至明大氏弁

師主王而追師主后也。追師疏又曰：并既橫施，衡垂可知。然衡訓為橫，既垂之而又得為橫者，其并言橫，據在頭上，此衡則副旁當耳。據之身豎為從，此衡則為橫。

○玼，號也。其之翟也。髮髮如雲，不骨髮也。玉之瑱也。象之櫛也。揚且之替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也。翼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骨，紮也。髮，髮也。人少髮則以髮益之，髮自美則不紮于髮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櫛，所以櫛髮也。揚，眉上廣也。且，助語。辭，替，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獲猶鬼神也。

孔疏既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澳云充耳琇瑳。

是也。以象骨櫛首，因以為飾，名之櫛。故云所以櫛髮。昔，每云佩其象櫛是也。

嚴緝著令之冕兒

嚴緝按嚴氏輔氏此言其者，承上文指宣姜也。云其之翟者，按王后六服：禕衣一，綌翟二，闕翟三，鞠衣四，展衣五，祿衣六，三翟皆祭服。皆刻繒為翟雉之形，而畫彩之，以為飾。素質五色皆備，曰畫。青質五色皆備，曰綌。禕衣畫翟，綌翟畫綌，闕翟刻而不畫。此三翟之別也。侯，治夫人，綌翟子男，夫人，闕翟。衛侯爵，故止是綌。翟，闕翟，無禕衣也。類攷：曰王，之吉服九，九陽之窮也。后之吉服六，六陰之中也。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

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玉之服禕而無
 裏后之服裏而不禕陽成于奇陰成于偶也翟雉各爾雅曰伊
 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
 章曰緇三翟禕衣為上榆狄次之闕翟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
 風以其制在于榆禕也○侯伯夫人榆翟者言自榆翟以下也
 子男夫人闕翟者言自闕翟以下也若止服榆翟闕翟則下章
 無展衣矣緇即榆狄即翟榆或又作榆誤○淇與充再琇瑩注
 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璜諸侯以石衛夫人而玉璜是服之盛也
 且上章云以純懸而為之衛者則指此矣天子諸侯璜玄統黃
 纁卿大夫璜玄統青纁士璜玄統素纁則衛夫人璜亦玄統素
 纁可知象今用以牙而掃云骨則不知何據○揚眉上廣也

玄纁曰上即高字意廣即長字意黃才伯曰又兼之揚眉而上
 廣亦同然未免稍牽強愚意只作眉上開廣亦可也○玼翟鬢
 掃督帝一韻翟與督俱叶去聲中州語固如此○名物疏按弁
 師云諸侯玉璜鄭注冬官玉人云公侯四玉一石子男三玉二
 石則諸侯得用玉毛云諸侯以石蓋失之然麟攻四玉一石三
 玉二石者因上圭璧而言非謂璜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緇緇是繼祿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類
 也展如之入兮邦之媛也
 賦也瑳亦鮮盛貌展衣也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蒙覆
 也緇緇緇之威感者當暑之服也繼祿束縛意以展衣裳緇緇
 而為之繼祿所以自歛飭也或曰蒙謂加緇給於襲衣之上所

謂表而出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頰額角豐滿也。長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入君之德也。

孔疏：締者以葛為之。精曰締。龐曰絡。其精尤細靡者，締也。言細而縷縷。以目視清明，因名為清。揚者，骨上之美名。因謂眉上眉下皆曰揚。目上目下皆曰清。故野有蔓草，傳曰：清揚眉目之間，猗猗傳曰：目下為清。

說通：毛云：展以丹毅為衣。孫毓因之曰：禕衣，赤榆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祿衣，黑鄭則曰：王后六服之次，展衣宜白。其注天官司服亦云：展衣白。未知孰是。按說文云：瑩，平色鮮白也。若後此則色當歸鄭不歸毛矣。

麟按：展衣在外，縹緙在內。清揚頰亦作三項說。觀孔氏骨上骨

下之云：益信訓上為高，非正也。展裨頰媛一韻。展裨媛俱叶平聲。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游，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大全華谷嚴氏曰：此詩唯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游一語，而譏刺之意盡見。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講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沫，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沫，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沫，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沫，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沫，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沫，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

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俗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麟按諸書唐蒙女蘿菴絲。王女松蘿。兔丘兔盧菴縷赤綱菴纒。亦十一名。然依各物疏。本草草部有兔絲。木部有松蘿。俱名女蘿。蓋名同實異也。小雅所稱之女蘿。正松蘿。非兔絲。即與唐異。晉書地道記。朝歌城本沫邑。書酒誥云。明大命於妹邦。疏。妹與沫一也。淇之上矣。之上。叶平聲。然六帖云。未向獨韻收。又必有據。○三章俱孟。或云亦以惟嫁長女耳。乃有齊季女為太夫妻。未必非世族。

○爰采葑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春秋或作如。蓋祀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麟按各物疏。按古傳。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如氏。卒。九月。享已。

莢。定。如。穀。染。作。弋。氏。定。弋。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闡。疑。亦。貴。族。也。

太。全。安。成。劉。氏。曰。孟。姜。孟。弋。孟。庸。亦。託。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當。時。實。有。此。一。姓。之。女。也。

說通詩故曰庸。即鄰女亦國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正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鴉之奔奔。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興也。鴉屬奔奔。疆疆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鴉鴉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孔疏言鴉則鴉自相隨奔奔然。鴉則鴉自相隨疆疆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

嚴緝山陰陸氏曰鴉無常居而有常匹。李氏曰鴉性不淫。

麟按此反興。兄韻今屬庚。轉陽是與疆叶也。字彙又唐王切音荒。釋名兄荒也大也。青徐人謂兄為荒。又叶厚良切音香。漢語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

○鴉之疆疆。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借老是也。切言之者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揚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

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止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遠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治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中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造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椅楸之疎理白色而生于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衛

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燕氏曰種禾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大全晉天文志曰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為土功事○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為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為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孔氏曰古人云水地以懸置執以懸眠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注云於四角立植而懸以承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於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懸正之

繫，泉同。○安成劉氏曰：彭魯叔云：繫柱也。懸垂繩也。柱有四面，
 四中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
 景也。又轉筵畫地為圓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識日景，其端
 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屆之則南
 北亦可正也。又於晝漏午時，表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
 因以正北方之位也。此周禮定方制度。衛文公建宮室，定四方
 之法，蓋亦如此。○慶源輔氏曰：古人之作室，上順天時，下正方
 面，不敢苟也。○華谷嚴氏曰：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作琴
 瑟者，白桐也。椅桐、梓漆之桐，為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為青桐。○
 本草注曰：桐有四種。一種白桐，可斲琴葉。三枚開白花，不結子。
 一種梓桐，子可作油。一種梧桐，今人收其子炒作果。一種因桐。

無花，不可作琴。體重，梓似桐，而葉小花紫，亦有二種。漆樹高三
 二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以斧斫其皮，開以竹筒盛之，汁滴則
 成漆也。

說通管建種植不平，樹之三句，是美綜理之周。爰伐琴瑟，言異
 日可伐，以為琴瑟耳。非只琴瑟必有待於此也。今人因伐琴瑟，
 遂增出實邊豆，又以為作禮樂玩詩意，只閑閑說過，未嘗有此
 意。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望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
 終然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
 也。與既景迺罔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

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以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孔疏。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也。楚丘本亦邑也。但今以為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丘云。絕高為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為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為。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氓詩。及此皆再三言之。蓋衛地跨冀。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丘在冀河之東。兗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

○鄭氏曰。望楚丘與旁邑審其高下。所依倚。○東萊呂氏曰。升望以領略其大勢。○安成劉氏曰。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攷日景。故謂之景。此章景山與京。先審其丘山之方向也。上章揆之以日。復定其官室之方向也。

說通望楚堂審一國之形勢。景山京定一國之方向。○麟按。此章注雖有望景觀卜之說。不可不四項作王。驅經從傳。自矣。語氣蓋詩皆以兩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而此篇各上四句。一截下三句。又一截。判然不明亂之。則非也。又三章各上二句。一韻下五句。另一韻俱首尾一律。虛起。呂反。本與楚叶。又升。虛望楚乎。對京居良。反。本與堂桑臧叶。而望楚與堂景山與京。亦平對上。以下項對。一項下以兩項對。兩項斷然不易也。降觀。

三句自作一氣通下。若必以望景觀卜作四下平對而未句總承如通解講意之說牽彊不成話甚矣。○一二以升望為對三句以望景為對至此始脫去升字也。若三句對一句如何成文字。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由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騾牝三千。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人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捺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騾。○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

其教此富盛宜矣。記曰。明國君之富數焉以對。今言騾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鄭箋星雨止星見

呂記靈雨李氏曰好雨也

嚴緝猶杜詩云好雨知時節以其謀生故謂之好

大全朱子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身耐勞苦方能率得人。○疊山謝氏曰秉心也實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速之計。

麟按此章亦宜。煇上兩章首二句以零人為韻。下五句以田淵千為韻。方見自然。集傳并驅田淵千以從零人為韻。而六帖

從之似不必也。第三句轉處無韻，則誰謂荼苦，毋逝我梁，固有然者，又不可拘。○靈雨既零，命彼倕人，二句宜讀斷命之辭。已藏在內，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另起是敘事之辭。言文公遂於次日，雨止見星，夙駕往舍，非方命倕人，以夙駕也。桑田平說，是兩項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八字作一氣，而又喚下，未了經人字。注此人字，新指文公言，非特我公所以存之心者，塞實而淵深，抑已實驗於政事，而驟化云云也。塞淵秉之於內，只是心而見之於外，則為事業，故云然。

定之方中，三章章三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葵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

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會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太布之衣，木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車乃三百乘。

孔疏：閔二年左傳曰：狄人侵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馬能戰，公與石祈子決，與寧莊子矢使守，曰：以此冀國，擇利而為之，與夫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駃，及狄人戰於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傳言滅經書入者，賈逵云：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送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

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杜預云廬舍也言國都片滅且舍於此也此渡河處漕戴公時也唯傳言戴公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演立其弟文公二十五年文公卒案經信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則戴公之立其年即卒故云二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以衣中非言徐若自勵也之衣大帛之冠服慶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預云衛文公以此年冬立是也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謚者以衛既滅而立不繫于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為之謚而為之謚者與繫世者異也

大全程子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王度地之初

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言其初者多矣卒章則叙其勤勞以致殷富○安成劉氏曰春秋紀事用周月史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為元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人所指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楚丘未城之先歟然詩言終馬允城驟北三千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一事耳故二章以前皆本其始二章以後則要其終也

蝦蟇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此也蝦蟇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

言終言終
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蝦蟆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此淫奔之惡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六帖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婚始正始之大禮也。只消如此說。

○朝。齊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此也。齊。十也。周禮。十輝九曰。隣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且。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惠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戴雨。信然。

大全春官注。眠履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輝。謂日旁之

光氣。一曰侵。陰陽氣相侵。赤雲為陽。黑雲為陰。二曰象。如赤鳥。三曰鑄。日旁雲氣刺日。四曰監。赤雲在日旁。如冠珥。五曰闇。日月食。六曰普。日月無光。七曰彌。雲氣貫日而過。八曰氣。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隣。虹也。十曰想。襍氣有似可形像。輝音運。○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子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禽。

麟按。信命。集傳俱叶平聲。四句一韻。然人姻一韻。信命一韻。兩

言紹詩各
卷四
句各叶似近自然。○結處忽說道學奇。
二一
鐵算居

蝦蟆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

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疏義此蓋甚言之不如物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呼為與也

麟按亦反與至二句止三四另轉以痛責之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與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與也體支體也遄逸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

賦也子于特出之貌于旄以旄牛尾注于旄牛尾注于旗之首而建之車

後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線織組而維之

也四之兩服兩駮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

異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旄旄以見賢者波其所見

之賢者將何以異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麟按于詩記李氏曰與竹竿字通用爾雅亦作杠素錦綢杠是

也綢韜也廣雅曰天子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又爾雅

注旄首曰旌鄭璞注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旄詩緝旄者

牛尾也以旄牛尾為之是旄之解也然既曰旄者牛尾又曰以

詩經卷四
鐵算居

旄牛尾為之者。則釋畜獵牛。郭璞注。旄牛之髀膝尾皆有長毛。牛之屬固有旄牛也。或是旄牛。而又以其尾為之。故兼言之耳。紕織組也。則紕是實字。然曰以素絲織組而維之。又以實字為虛字。矣。蓋紕字義伏素絲內。而維字義伏紕字內。下章組之更。是顯言義宜。同也。內則注。組亦織也。又云。組紕皆為條。則此當從徐義。素絲紕之者。通解云。維此于旄。使不煥散也。講意云。建于車之旄。則素絲以紕之。載夫旄之車。則四馬以載之也。凡此皆大夫常儀。而特以在彼。遂生精彩。須識此意。何以異之者。六帖云。見得經綸之蘊。非淺近所能窺。廟堂之計。非道路所預聞。不可指言其何事也。此舊說固是。愚意謂亦未盡詩人之旨。蓋下賢之典。曠闕已久。一時創見。在詩人亦出不意。極為賢士慶。

其遭際之隆。其意以為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殊遇也。要在何以上認出。誇美讚歎。於胡不盡之意。反不重在賢身上。方是語氣。方是詩旨。

子不于旄。在彼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賦也。漢州皇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旒。旒下屬紕。皆畫鳥隼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呂記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旗。太司馬又曰。百官載旗。朱氏曰。都居民所聚也。

木全紕。音衫。旗之體也。○孔氏曰。三章互文也。言旄則有旒。紕言。則有旄。旄矣。○周禮司常曰。鳥隼為旗。攻于記曰。鳥隼七旒。以象鶉火。蓋畫朱鳥及隼於旒。紕之上也。

麟按百官載旗本以治兵即司常之文亦謂大閱及祭禋會同
 賓客所建皆國之大禮大夫見賢無建旗之制也豈亦取叶韻
 兼欲誇大其文不甚願瑣細與旂字彙音由旂旗之末無者又
 音智冕旂而於旒字下又云音智旂旒綴垂者龍旂九流崔七
 虎六周禮注疏亦曰旂音智則必古人旂旂字通也且旂旒旒
 體而旂下屬旒必在上旂必在下爾雅又曰纁帛旒注曰纁帛
 絳也纁衆流旒屬是蓋以絳帛為旗體而衆旂繫之旗象鶉火
 其屬七星故七旂也旂取下垂亦當與冕旂同義耳禮書曰揭
 旒以紅綢紅以錦正幅為旒屬旒為旒旒亦曰旒旒以纁則旒
 綉矣左傳曰綉旒是也其說更明不煩別簡綉黃同深赤之草
 也綉旒即今紅旗蓋取深赤之草為名夜步昧切音佩旒同

○子于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賦也析羽為旌于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城都城也祝
 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
 鄭箋祝當作屬屬著也著直略反
 疏義析分也分其羽而間綴之
 太全孔氏曰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旒上則干之上有旒有羽又
 爾雅注旒首曰旌則于旌于旌一也○朱子曰五之六之取協
 韻耳亦極言其車馬之盛見其位高勢重而能降屈於賢者如
 此非心誠好善不能也
 麟按五馬行春朽索六馬雖於傳有之然此處只炤朱說不必
 畫添

千旄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攷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太全安成劉氏曰懲往事而興善念於是淫亂者有鑿疎之刺無禮者有相鼠之惡樂善道者又有千旄之詩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聞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

衛侯于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

孔疏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曰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言之也嚴緝山有樞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麟按只言宣姜之女妙不可言宣公之女不必曰昭伯之女也與左傳言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同漕叶祖侯及魯詩世學自尤切

○既_二不_レ我_レ嘉_レ不_レ能_レ旋_レ反_レ視_レ爾_レ不_レ臧_レ我_レ思_レ不_レ遠_レ既_二不_レ我_レ嘉_レ不_レ能_レ旋_レ濟_レ視_レ爾_レ不_レ臧_レ我_レ思_レ不_レ閱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閱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

○陟_レ彼_レ阿_レ丘_レ言_レ采_レ其_レ蕪_レ女子_レ善_レ懷_レ亦_レ各_レ有_レ行_レ許_レ人_レ尤_レ之_レ衆_レ緝_レ且_レ狂_レ賦也偏高曰阿丘蕪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正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蕪以療鬱結之疾盖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為過則亦少

不_レ更_レ事_レ而_レ狂_レ妄_レ之_レ人_レ爾_レ許_レ人_レ守_レ禮_レ非_レ穉_レ且_レ狂_レ也_レ但_レ以_レ其_レ不_レ知_レ已_レ情_レ之_レ切_レ至_レ而_レ言_レ若_レ是_レ爾_レ然_レ而_レ卒_レ不_レ敢_レ違_レ焉_レ則_レ亦_レ豈_レ真_レ以_レ為_レ穉_レ且_レ狂_レ哉

呂記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為女子性情之常而尤之也

麟按行亦叶戶郎反魯詩世學音杭○偏高阿丘釋丘文邢疏謂丘形四隅有一高而不正在本右前後者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野之

賦也芄芄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

野而涉，茫茫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
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
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
為愈也。

呂記王氏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唁之辭。
嚴緝因如，因徐辟而見孟子，與無因而前之因所之。錢氏曰：之
適也。

六帖衆稱且狂，是恨詞無我有尤，則哀詞氣以漸而平也。
麟按：上章涉五，適衛將返之時，此章行野歸而在途之時也。何
所因何所至，作兩下，不說尤叶于其反。○百爾所思，聚問云如
致書遣人之類，曲為謀以代歸唁者。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八句，四
章，六句，五章，八句，蘓氏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
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
與蘓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
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木全朱子曰：載馳詩，然有首尾，委曲詳盡，非木段會底說
不得。又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
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願以父母既終而
不得歸，則事變之微，于是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
哉。又曰：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

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氣類
 麟按泉水之謀諸姬此章之語大夫皆為設詞非實事也
 然錄詩之故重不在此只要見其不敢犯義以歸寧雖圖
 救猶是第二着耳通解云此與齊子本嫁魯詩載齊風同
 而美惡異可謂深得此篇之指者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詩經說終卷四終

